



傳醫社服務隊暑期出隊初體驗

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三年級 陳佳恩

“我們可以帶給部落什麼？我們會不會成爲這個社區的負擔？其實你知不知道，這樣的想法，焦點還是在自己身上？咋聽下來似乎是在為部落著想，但那個思考的主體其實還是自己。” “爲什麼你們要知道這個？”

“這個和你們好像沒太大的關係吧？” “這個沒必要和你們說吧？”

“你們還有什麼要問的嗎？” “文化組，你們其實是在做什麼？” 別人的鞋子穿起來怎麼樣，大概就要穿穿看、走走看，卻也不一定會知道別人的感覺如何。每個人、每個角色、每一個小小的付出，都不可或缺。沒有誰比較偉大，不僅是看得見的才叫付出、不是有巨大影響力的才叫成果、不一定要有多特別的事才叫感動。這趟旅程，伴隨著暈車和不安的感覺，開始了。

路途中，漸漸變少的高樓，慢慢變多的樹和山，心裏異常平靜。回想前段時間一個一個字打下的訪綱，思考著受訪者看到題目的心情。第一次參加服務隊，加入的是第一年成立的文化組。身爲一個對部落毫無瞭解的人，卻要寫出想要更瞭解部落而提出的問題，自己也忍不住嘲笑我自己。隊長和組長事先為文化組訪綱打好了地基、想好了主題，而我卻在那段時間毫無貢獻。從隊長口訴的尖石鄉，我似乎還沒抵達部落，已經先看到了部落的樣子；還沒看到受訪者，卻感覺已經和他們聊了一番。耳聞的部落和網上查找的資料，對於訪綱的產生有些幫助，但我終究是沒到過部落的

人。這種感覺像是曾經幫老鼠解剖，卻要為活生生在眼前的人開刀的心情。我期待著五場的訪談，期待和家訪小組一起進行的家訪，期待著這五天四夜的生活。長長的路途，在添油站之後進入了另一個世界。筆直的高速公路變成了崎嶇的山路，我的心情、我的身體就那樣，晃得發暈。快爆炸的腦袋，抑制在喉嚨的噁心感覺，越來越強烈，內心只懇求著儘快抵達目的地。一路上的風景如何，已經不是我想關心的事，記憶裏再次出現畫面，是田埔教會明顯的十字架。

平時認為神聖的地方、禮拜才會去的教堂，和這次的教堂，真的都是教堂嗎？田埔教會，看起來像一座城堡。高大的建築、神奇的設計，雖不是富麗堂皇的，但在藍天白雲下看起來，就像是自己走入了明信片上的照片裏一般。睡在閣樓裏、躺在涼席、沒有冷氣、需要生火才有的熱水澡，這次出隊越來越好玩了。晚上天氣好涼、房間很悶，卻可以一躺下就毫無意識。再次清醒的時候，是大家同時響起的各種鬧鈴聲。每一天早晨，沒有對面高中固定響起的鐘聲和廣播，沒有馬路上緊張來往的車輛；有各種頻率清脆的鳥叫聲和蟲鳴聲，有山巒裏還沒散開的雲霧。每一天出門，沒有筆直而垂直交錯的馬路、沒有被高樓籠罩著的陰影；有優美曲綫時寬時窄的路、有竹子和不知名的樹木。用的是自己的餐具、吃著的是隊員做的豐富飯菜、望著的是藍天白雲和連綿的山巒，有無敵風景露天餐廳的景色。

第一次，參加陌生人的喪禮，往生者和生者都沒有認識的。與門口平行放的棺木、門口前擺滿的塑料椅子、依舊天真嬉鬧的小小孩、門旁燃燒著的柴火堆、沒有哭得滿臉淚水的人、只有一個女人低頭抹著眼淚和鼻涕。象徵著生命之源的火在出殯前都不能熄滅，那烟敬天之意。之後和隊裏的大家聊天過程才發現，往生者不放在棺木裏讓人瞻仰遺容不是原住民的文

化，是這片土地的。原來，住在這片土地上兩年，認識的事很多，等待我去發現的更多。唱了熟悉的《愛的真諦》，思考著，愛是什麼？真諦又是何物？愛的真諦又該如何解釋？即便同樣是知道往生者會去到天國，為什麼有些人卻可以有如此不同的心態。這個喪禮，沒有此起彼落的哭聲，沒有哭得蒼白虛弱的臉。我背向房子，舉起雙手，把手掌相對地彎成新月形，放在眼睛旁，嘗試遮蔽來自這個大轉彎上唯一的房子發出的光火。閃閃發亮的星星在沒有日光燈的存在的地方，一一出現在這黑漆的夜空。世界就是那麼奇妙，日光燈照亮全世界，讓我們在漆黑中看清萬物，唯獨星星。有些人的存在，似乎注定彼此相剋。又或許，是我們覺得他們相剋。從前部落的喪禮，孕婦小孩不能參加、不能喧嘩、八字比較親近的人不能吃喪家準備的食物，有各種各樣的忌諱；現在的喪禮，被形容成像辦喜事一般。原因是什麼，受訪者不知道，更不用說我了。

坐在貨車上的感覺、吹著窗外山上早晨的涼風，讓我似乎重返了十七、八歲，還在自己的國家，農曆新年出隊的生活。漸漸變陡的坡度，漸漸消失的泊油路，慢慢變少的房子，逐漸出現的農地。一片綠地，周圍連綿的山巒、藍天白雲清楚的界限、看不見的房子和道路。木支架上努力網上攀爬的莖葉，一旦超出了最上面的鐵絲，就得修剪掉。農忙初體驗的我們都好奇地問了，“為什麼”。她耐心地和我們解釋，如果沒有修剪、沒有打理，莖葉往上長太高，或者任由已經枯黃的葉片吸收植株的營養，下面成長中的番茄就會長不大、不會有一棵棵飽滿的果實了。這個現實的社會裏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，有些人為了成全別人就得犧牲自己，沒用處的就會被淘汰，原來植物的社會也和我們人類的一樣。紫色的乳膠手套漸漸被染成綠色，綠色隨著時間慢慢氧化成墨綠色。背後漸漸升上頭頂的陽光，看不見，卻無法忽視它的存在。所有的勞累，都在剪刀剪下番茄的那一刻、

菜刀砍下高麗菜的那瞬間，覺得值得。她說，四月二十日是番茄種下的日子，那是多麼確定地說著。農田是他們另一個家，作物就像孩子，細心地呵護。最畏懼的是無情的颱風和氣候，看著辛苦積累的成果一夜之間歸零，卻無可奈何。農田旁的小木屋無法抵擋熱氣，但能暫時遮蔽風雨和強烈的陽光，就已經感恩和滿足。鐵壺裏面一片片的葉片和淡褐色的水，看起來像是瀑布某個死角堆積了枯葉的樣子。他們就這樣，長期喝著某位不知名的中醫師教的不知名的草藥，堅信著它的效用。人的知識越少、越是覺得別人可信，單純至極的想法，讓人不寒而慄。唯一能改變生活、改變世界的，是教育，我堅信著。

天生就有的才能，沒有訓練，他會一點一滴漸漸離你遠去；從來就不會的事，只要學習，也會一點一滴豐富生活。如果說話的藝術是一門課，那麼這門課的長短是幾個學期？我想，大概等於人生的長短吧。每一場的訪談，約莫兩個小時。幾個小時，問不同的問題、專注地聽別人說話、記錄對話、思考怎麼問接下來的問題、鋪成著下一個主題。一遍遍在腦海裏盤旋，思考著受訪者的回答，咀嚼著每一個文字。在禮拜堂的視訊、把熱氣擱在門外的文健站、仙境般露天平臺秘密基地、有舒適沙發的辦公室、傳統小吃店，不同訪談、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地點、不同的氣氛、不同的感受。文化組的我們，這五場的訪談，讓我的腦容量亮起了紅燈，親身感受了身心靈的累。這個感覺像是什麼？大概是早八開始上四節正課，吃完午餐再上四節正課。一直專心聽、一直做筆記，下課之後完全不想動的虛脫感覺。絕對不要問我，說話和聽別人說話有多難？很難。

“烟害宣導我們也做了，但是家庭就是這樣，爺爺奶奶也抽著煙活到了這把年紀，你覺得我們還能怎麼勸導？” “家長才是那個最無法改變的、

最頑固的，我們要我們的孩子不論我們是否在他們旁邊，最重要是要有禮貌。去到山下，他們就是別人眼中原住民、部落的樣子。” “很多人就這樣頻繁上下山，一直換手機，又不主動通報，突然失聯，部落的肺結核才會那麼難根除。” “其實這裏和山下也一樣，需要輔導和支持。部落也有很多中年人，帶著老小。有個我照護的時候遇到的女人，她告訴我，她真的累了。” “我到過山下，第二次去的時候我學會自己搭捷運了，這裏的小孩也該學學這些城市裏面的事，這裏的人都該出去看看。” “你們可以帶來的不僅是醫療，還有城市的一些知識、和外面資訊的鏈接、產業上的幫助，又或者只是簡單的聊天，都是你們可能的方向。” 我究竟為什麼要來服務隊？我們服務隊來這裏究竟是真的能帶來什麼？部落有了我們會有怎麼樣的影響嗎？原以為，可以從一場場的訪談中得到答案，但是聽得越多，我離答案似乎更遠了。聽到了好多好多我從來不知道、甚至沒想過的的事，越聽，越覺得迷糊；越聽，越感到迷茫。很多的事情、很多的問題，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方法也不是沒有，但是有心無力的他們感到百般無奈。如今知道了問題的我，加入他們無奈的行列。問到了好多的事情，整理著一大堆的訪談內容，發現有些是特定專業才能解決的事情、有些則是在重疊著的問題、長久存在的問題。有些事情慢慢在改變，有些事情一直都無法改變。我很努力地整理著訪談結果，不希望這些我們和受訪者一起投入的時間和精神，在訪談后就化為虛無，我很希望能做些什麼，卻不知道我該做些什麼。希望他們的問題得到解決、希望他們的生活可以變好、希望他們希望改變的事情可以改變、希望他們希望保留和傳承的事情在往後也依舊可以在部落看到、希望... 希望，能做點什麼，我再一次感受到有心無力的無奈。

看著前人手繪的每個村子的地圖，我們在一個個部落進行家訪。走過的人，原住民的口音問我們：“台大的哦？你們這次來幾天？”可見，這個服務隊在部落種下的種子，已經根深蒂固。有些房子，是水泥建造，燈火光明、空氣通風、簡單整潔的擺設；有些房子，是木板建構，老舊的房子，木材發霉、密閉的窗、勉強進入的光綫、沉黃的床單、充滿尿騷味、直接吐在房間地上的痰。那一次的家訪，我徑直走到門外，然後又不得不硬著頭皮地進入那個房間，這成爲我想起來都會反胃的回憶。訪談和家訪，聽著大大小小的傳說、顛簸的人生經歷、各種各樣真實的生活故事；看著那忍不住在眼眶裏打轉的眼淚、顫抖的嘴唇、手臂上感慨至極而起的鷄皮疙瘩。體諒，不是嘗試去體會別人的感覺，這是我們無法辦到的。體諒，更多的是懂得尊重。我一直都在提醒著自己，不要用自己的定義，去為別人下定論。我背著那裝滿問卷的袋子，聽著學長姐們詢問部落裏面的人的健康狀況，自己卻只能問一些簡單的日常，書到用時方恨少。我的視線偶爾不安分地四處張望，感覺我們好像一群在輪流逼問犯人，拼了命地挖掘別人的隱私一般。一大群人包圍著一個人，看起來像是警匪片通緝犯被逮捕的現場。是什麼原因讓他們願意這樣被質問呢？因爲可以有個說話的對象？不知道該如何拒絕？還是習慣了我們這樣的外來者的打擾？或者是因爲相信我們的專業？

學長姐們的專業，讓我敬佩得五體投地。醫學的學姐專業的問診按部就班，家訪的擔當，還有不時的衛教知識宣導。藥學的學長研究著部落的人服用的藥物，沒有包裝卻可以直接辨識出藥物，提醒部落的人哪些藥需要長期維持著吃。物治的學長幫阿姨看舊有的疼痛，幫阿姨按摩放鬆，手把手地教阿姨自己可以在家裏做的動作。“你的手不酸嗎？”“酸啊！”“幫別人按摩放鬆，不就換成自己的肌肉變得很緊嗎？肌肉酸痛的，不就

換成自己了？” “對啊！這就是用自己的健康換病人的健康啊！” 心中油然而生的敬佩，這裏的每個人都把他們的專業學以致用，把門診搬到了部落，唯獨我。知道自己知識的不足，就得多努力，天知道學長姐們這每一句專業的知識，背後有多少看不見的努力和苦讀。醫技的所學，似乎不是這個服務隊中可以運用的，但是一些衛教知識是我可以去宣導的，我會有機會再次回到這裏嗎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在唯二兩次的家訪，我覺得自己學到了好多醫學知識，還有更多的是別人身上學到的處事態度。在家訪中看到了好多不走入一家家的家戶裏面，絕對不可能看到、知道的事。

“讀萬卷書，不如行萬里路”，好多的事情，都需要親身去走一遍、自己去經歷、自行去體會。多出去走走、多看看別人，每個人都是一面好的鏡子，讓我們從和別人相處的過程中把自己看得更清楚。

聊著聊著，總能聊到很多的故事。我們聽著的故事，是別人用歲月和生命去換來的。看著眼前的人，依稀看到他們身上多少的傷疤，愈合裂開又再次愈合的疤。看著眼前的人，我們問的問題就象是一把刀，把他們的傷口再次劃開，他們卻任由我們宰割。有些事情，不，是很多事情，親身經歷，才明白什麼叫痛。有位受訪者說，“有什麼辦法呢？出生是沒辦法選的，只能接受，然後更堅強的活下去。” 面對生活中很多不如意的事，“既來之，則安之”，似乎是唯一的選擇，何必怨天尤人？在經歷一些事情後會發現，這些老套的話、這些諺語和成語，就是古人生活中經歷過什麼，而留下來的智慧。我經常有這麼樣的感覺，很多事，似乎從來就沒改變過，古今皆然。這次的服務隊，認識了好多人，也得到了好多人的幫助。這次的服務隊，有著全新的面孔、陌生的環境、沒有看過的風景、不曾經歷過的事、從來沒想過的問題，讓我有從新選擇的機會，我相信會是同樣的選擇。我吃了一顆暈車藥，接著開始搬上行李，坐上了車。回程，也

許是暈車藥發揮了作用，也許是少了太陽的折磨，也許是多了說話的對象，也許是我的身體也希望把握下山的機會，看看我曾經錯過的風景。

“我們可以帶給部落什麼？我們會不會成爲這個社區的負擔？其實你知不知道，這樣的想法，焦點還是在自己身上？乍聽下來似乎是在為部落著想，但那個思考的主體其實還是自己。” “爲什麼你們要知道這個？” “這個和你們好像沒太大的關係吧？” “這個沒必要和你們說吧？” “你們還有什麼要問的嗎？” “文化組，你們其實是在做什麼？” 很多問題，我以為我知道答案，原來，我不知道；很多問題，我以為我有答案，原來，我並沒有。這趟旅程，伴隨著不知名的感覺，結束了。



圖說：田埔教會，我們五天四夜的住處



圖說：每一餐，我們捧著自己的碗，在教會中庭席地而坐，享用生活組辛苦烹煮的營養美食



圖說：被染色的手套，感恩我們有手套。（攝影：陳品靜）



圖說：擁有無敵美景的番茄園。（備註：這張照片番茄園並沒有入鏡）（攝影：陳品靜）



圖說：戶外訪談，石磊鄰長秘密基地一望無際的美景



圖說：李浦部落某處的景色